



找记者 上壹点

A09-11

齐鲁晚报

2021年6月26日 星期六

读 / 世 / 界 / 懂 / 中 / 国

两记耳光

或许是为了给自己领导的共和国前进党竞选造势，进入6月以来，法国总统马克龙开始在法国各地视察访问。毕竟，这次地区选举是共和国前进党第一次参选，2015年上届选举时，这个党派还不存在。

6月8日，马克龙来到位于法国东南部的奥弗涅-罗讷-阿尔卑斯大区的德罗姆省，在泰恩-赫米蒂奇县参观一所学校后，他走到围栏处准备与在场民众握手互动。就在此时，一名前排男子突然伸手扇了马克龙一记耳光，尽管保镖迅速将马克龙带离现场，但这骇人一幕通过网络传遍全球。

当时，这名男子高喊被视为极右主义的口号，以及批评马克龙的口号。事发后不久，马克龙重回现场与民众互动、打招呼并合影。当天晚

些时候，马克龙接受媒体采访谈及掌掴事件时说，“我认为这只是孤立事件”，“我将继续与民众见面，没有什么能阻止我。”

法国总理卡斯泰、前总统奥朗德、极左翼政党“不屈的法兰西”领导人梅朗雄、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领导人勒庞等人纷纷发声，可以激烈辩论，但决不允许暴力和人身攻击。

这起极端表达的“孤立事件”，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出民众对法国政府乃至对法国政治现状的不满。6月20日举行的地区选举第一轮投票就印证了这一点。

原本今年3月举行的地区选举，受到新冠疫情反弹影响，被推迟到了6月举行。这次选举是明年4月总统选举之前，法国政坛最重要的一次选举。尽管鉴于法国政治制度的特殊性，地区选举并不能全面反映各党派在地方所获支持的程度，但依然具有一定的“前哨战”的意义。

不过，从6月20日第一轮投票数据来看，似乎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赢家。整体而言，根据法国内政部公布的最终数据，大区选举第一轮的投票率只

有33.28%，较2015年上届选举时的49.91%，大降超过16个百分点，创下35年来的最低纪录；省级选举第一轮的投票率也只有33.32%，较2015年的50.17%，下降近17个百分点。

按说，低投票率往往会造成全极端政治势力，令传统党派蒙受损失。但这一次，选前民调普遍看好的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的得票率仅19.1%，远低于2015年的27.7%。马克龙领导的执政党共和国前进党首次参选遇挫，得票率仅10.9%。一名共和国前进党议员说，第一轮投票结果给了执政党“一记耳光”。

相对而言，包括传统大党共和党在内的中右翼阵营得票率最高，超过29%；传统左翼政党社会党得票率约为16.5%。此外，绿党的得票率也比共和国前进党高，在13%左右。

在13个大区中，这次国民联盟仅在一个大区得票率微弱领先，中右翼联盟在7个大区保持领先，中左翼联盟则领跑5个大区，第一轮投票结果依然延续着传统格局。最终结果将在6月27日的第二轮投票后才能见分晓。

变革不易

与现实中仅在一个大区微弱领先不同，此前的民调曾预测极右翼国民联盟将在6个大区领跑，如同该党派在2015年创造的战绩那样。不仅如此，国民联盟领导人勒庞，也被认为是2022年总统选举中与马克龙对决之人。

《纽约时报》报道称，距离法国总统选举不足10个月，本次选举可看作一个“风向标”。勒庞更是把这次选举看作2022年总统选举的彩排。然而，第一轮投票结果不仅给了执政的共和国前进党一记耳光，也给了雄心勃勃的国民联盟和勒庞一记耳光。

2016年，38岁的马克龙创建共和国前进党的前身“前进”运动时，试图打破过去数十年来法国政坛在“左右”之间摇摆的规律，因而他打出了非左非右的中间派旗号，以此吸引寻求变革的年轻选民的支持。

果然，厌倦了法国传统政治风向周期律的选民，在2017年总统选举中，在决胜轮投票中将39岁的中间派独立候选人马克龙送进爱丽舍

宫，其得票率超过66%。彼时，与马克龙决战第二轮投票的正是国民联盟领导人勒庞，后者得票率为33.9%——法国政坛和选民向来对极右翼势力极为提防。

马克龙上台后，“前进”运动也更名为共和国前进党，并在2017年6月赢得立法选举，成为法国国民议会第一大党。败选的国民联盟及其领导人勒庞，近年来也在政见立场上有所软化，试图借此赢得更多选民支持。

不过，这次选举的结果显示，马克龙领导的共和国前进党依然高居庙堂，并未在地方层面深深扎根。反观勒庞，她和国民联盟做出的转变，依然不足以改变其在选民心目中的政治底色，难以摆脱被提防的处境。

一般而言，类似的地区选举对执政党不太有利。打着变革旗号上台以来，马克龙政府大刀阔斧地推动改革，涉及政治、经济、社会和教育等领域。马克龙在他2016年出版的自传体《变革》一书中就表示，要“重塑法兰西”“重振法国”。

政治领域的改革涉及行政、立法和司法机构，今年4月，马克龙宣布关闭自己的母校国立行政学院，以一所新的“公共服务学院”取而代

之，以此撬动高级文官和公务员制度改革。

成立于1945年的法国国立行政学院堪称“法国精英的摇篮”，走出了德斯坦、希拉克、奥朗德和马克龙等4位法国总统，以及包括现任总理卡斯泰在内的数位总理，还有许多内阁部长、企业高管等知名校友。

经济和社会领域，马克龙上台后陆续推动出台新的《劳动法》、国有铁路公司改革、失业和退休制度改革、医保改革以及税改和能源转型计划，其中税改一方面给富人和资本减税，另一方面也给贫困和低收入者减税。但上调燃油税成为2018年底至2019年上半年重创法国的“黄马甲”运动的导火索，那次长时间、大规模抗议示威活动，成为法国50年来最严重的骚乱，马克龙政府最后不得不叫停上调燃油税。

可以说，近年来抗议示威和大规模罢工事件，始终伴随着马克龙强推各项改革，并且导致一些改革进程遇阻放缓。而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，则迫使马克龙叫停各项改革，全力应对疫情。去年以来，法国先后进行了三次大规模封锁，法国经济也备受疫情拖累，去年国内生产总值(GDP)萎缩了8.3%，创下二战结束以来的最差纪录。



6月20日，在法国勒图凯-巴黎普拉日，法国总统马克龙投票后离开。新华社/美联

重振法国

4年前马克龙开始执政时，面对的是正处在十字路口的法国和欧洲，经济复苏乏力、安全形势严峻、社会矛盾集中爆发，传统政党遭遇极右翼和民粹主义势力强力挑战，欧盟改革和一体化进程遭遇瓶颈。

推动内政改革的同时，马克龙也在外交上发力。2017年8月，他在上任后首次驻外使节年度会议上发表讲话，提出法国重建世界秩序的三个主旨，概括起来就是加强反恐确保法国安全，确保欧洲的战略自主性，捍卫法国的全球影响力。

其中，团结欧洲、推进欧洲一体化进程成为马克龙外交的重要一环。2017年9月，他在巴黎索邦大学发表演说，首次全面提出“重塑欧洲”的建议主张，主要包括去官僚化、加大防务合

作，推动税收改革、加强年轻人跨国交流和强化民主建设五个方面。

比如，他建议欧洲建立统一的防务安全体系，组建“快速反应部队”，统一防务预算、共享情报；建立欧洲边境警察队伍加强欧盟边境管控，应对非法移民；针对欧洲发展不平衡现状，建设一个“多速欧洲”，加强法德协调，设立欧元区财长并统一预算，统一欧盟税收规则，各国进行经济改革，确保经济增长，有能力应对危机冲击等。

马克龙试图通过主导欧洲一体化进程，来加强法国在欧盟的领头羊地位，将多年来带领欧盟的“德法轴心”重新扭转为“法德轴心”。巧合的是，近十几年来被视为欧盟主心骨的德国总理默克尔，进入政治生涯的末期，她将在担任德国总理16年后于今年秋天大选后退休。

当然，重振法国并不局限于欧洲。马克龙的外交政策颇有回归“戴高乐主义”的意味，格外

注重法国的独立自主。比如，他曾与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亲密互动，但却在涉美欧贸易摩擦、应对气候变化等现实问题上分道扬镳；他对“脱欧”的英国态度强硬，但对美国和北约极力对抗的俄罗斯，马克龙采取适时接触策略，多次与俄总统普京会面。

6月10日，北约峰会前夕，曾批评北约内部缺乏协调和“脑死亡”的马克龙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说，“我们需要知道我们的敌人有谁、在哪里。”他补充道，北约需要制定一个对俄战略，而不是把中国当成优先考虑的对象。

不过，对马克龙来说，在接下来10个月的总统任期内，重心将逐渐聚焦于明年总统选举。当默克尔铁定退休、马克龙连任前景难料的情况下，法国乃至欧洲政坛的稳定性再度经受考验。法国此次地区选举将在6月27日举行第二轮投票，最终结果出炉之时，将是马克龙为明年大选布局落子的开始。若想重振法国，得先提振选情。

□美编
赵马秀霞

□组版
洛菁